

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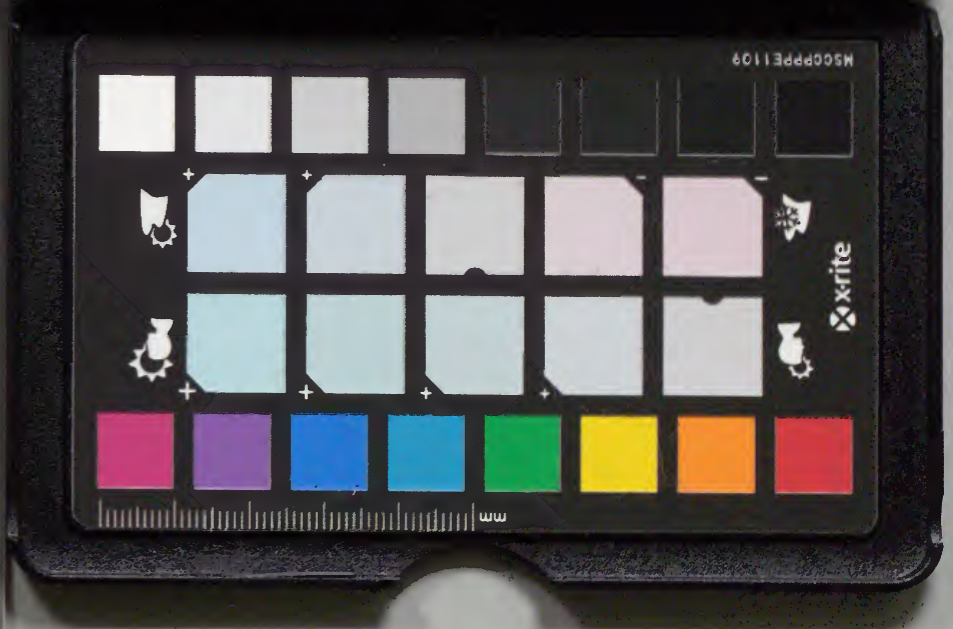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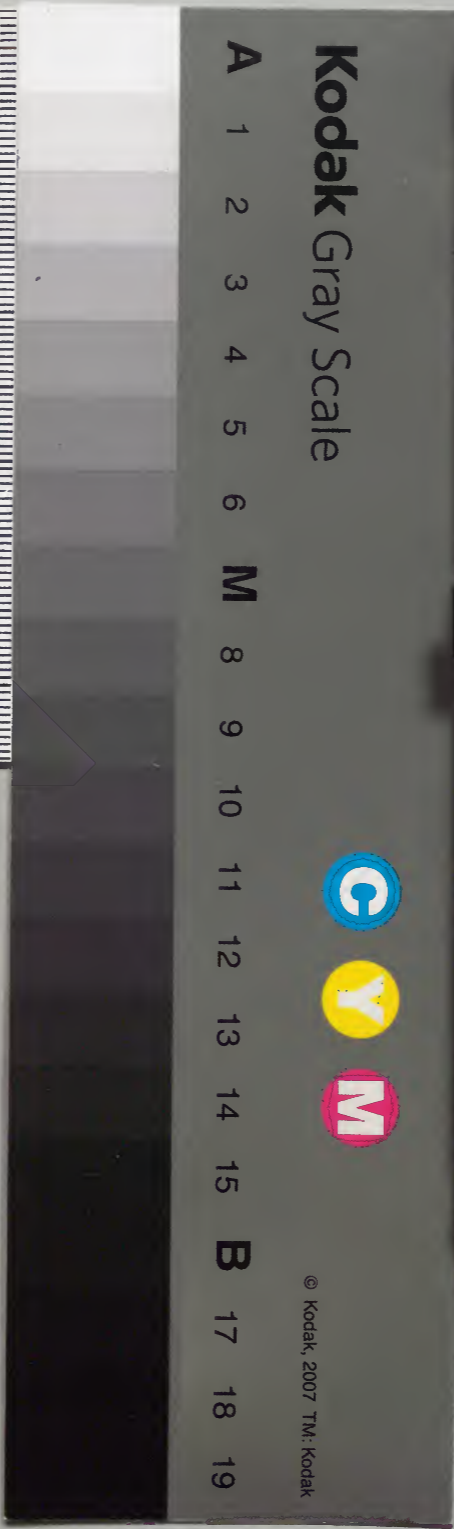
後一

| | | | |
|---|---|---|---|
| | | 九 | 漢 |
| | 七 | 五 | 書 |
| | 四 | 四 | 門 |
| | 六 | 六 | |
| 冊 | 架 | 函 | 類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九 | 九 | 五 | 漢 |
| 函 | 四 | 四 | 書 |
| 七 | 六 | 六 | |
| 架 | 冊 | 號 | 類 |

兵家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9546 |
| 冊數 | 12 (7) |
| 函號 | 299 249 |



唐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一目錄

信
料敵

撫士

嚴

賞

罰

五危

貪

驕

將自表異

軍政不一

練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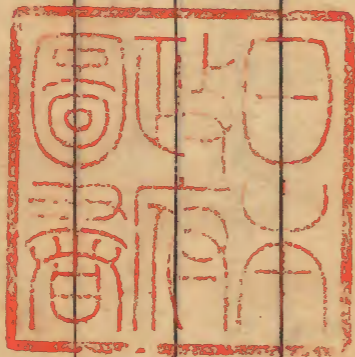
絕技

激

攻心

推誠

用敵人



詭道

權奇

錢塘徐象梅

全閱

宛陵梅幹祚

錢塘徐象標梓行

唐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卷後一

琅琊焦竑校

料敵

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以問對曰使布出於上
 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
 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
 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
 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
 鄱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

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荊荆王劉賈敗死漢終破布

趙劉曜舉軍攻洛陽石勒將親救之其長史程遐等以爲不可諫勒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勅敵乘高侯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吾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縣軍三

時亾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風敗走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於成臯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出於鞏訾之間曜陳其軍十餘萬人於城之西勒自宣陽門陞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之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勒躬擐

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陣擒曜以徇軍前

梁侯景作亂遣宋子山襲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之有也元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慄曰若賊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頻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饑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臥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辨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

西魏邊將于謹討梁元帝繹于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爲繹之計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城邑旣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

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衆悉圍之梁主
屢遣兵于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
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
殺之

宋景德中知宜州劉永規在郡嚴酷課澄海卒伐木
葺州廨數不中程卽杖之雖甚風雨不停其役衆咸
怨焉故澄海軍校陳進率所部害永規擁判官盧成
鈞爲謀主嬰城拒命詔東上閣門使曹利用等發兵
討之初奏至真宗謂王旦等曰司天屢言當有兵方
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當遣使翦除旦言

利用精於方略悉心王事此賊不出三策保其家屬
據城拒守一也掠城中貲以趨山林二也用此二策
不足爲慮若選募驍果立謀主直趨廣州賊之上策
然其智識必不及此猶慮爲人誘教爾及聞賊分據
柳州洛曹縣帝曰此不能離窟穴枉自棄耳不久遂
平

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
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長洲
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咸曰曹操
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

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劉表
治水軍蒙衝鬪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
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
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不然操
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材兼仗父兄
遺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十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
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而可迎之
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
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
土旣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
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此數事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
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君言當擊甚
與孤合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當迎操
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後漢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
曰不可追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
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
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追戰果

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吳玠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陝西玠曰金人反覆難信懼

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玠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旣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宣撫司事至河池玠見之曰今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玠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持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

官賀仔謀知撤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孰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圖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晉文侯問政于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

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魏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或謂其母曰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爭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身與士卒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

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乞降

唐太宗親征高麗駕至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徒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勅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忻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 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回行次柳城招集戰亾

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
泣兵士觀者歸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
之死無所恨

宋征河東太宗每躬擐甲冒蒙犯矢石指撝戎旅左
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効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
觀士卒聞者人百其勇皆冒白刃爭爲先登凡控弦
之士數十萬列陳於乘輿前蹲甲交射矢集於賊城
上如蝟毛每給諸軍矢石數百萬必頃刻而盡捕得
生口云繼元城中募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隻凡
得百餘萬隻聚而貯之太宗聞之笑曰此箭爲我畜

也及城降盡得之時又以牛革爲洞屋猛士數百蒙
以攻城上欲親至其中慰勞士卒彰德軍節度李漢
瓊泣請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軍用命戰士賈勇
城堞之下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欲親臨
之若不聽臣言臣願先死上甚嘉之

齊田穰苴爲將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
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比其
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
戰晉師敗走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輒分其麾

纂要正統 卷之九 九
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土卒不盡餐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爲用也

魏田豫爲護匈奴中郎將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唐馬燧討田悅先戰燧誓軍中曰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旣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賞

唐石雄爲澧州刺史雄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

時有賜與餘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唐程名振武德初遙授永年令率兵經畧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聞婦女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中感其仁

唐朱泚之亂李晟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堅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壻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間

遽命斬之時供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與同
其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士卒無離叛者

晟既克京師勒兵屯於含元殿號令諸軍曰長安士
庶多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
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耽五
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
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
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仙取
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仰視士庶無不感悅咸
歔歔流涕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
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
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
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宋吳玠素不為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

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
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
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
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
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
服

信

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人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亾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領勁卒四十餘萬向
劍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時魏軍
臨陣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請
留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
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
計日乃勅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躍
咸思致命臨陣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
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之由信也夫

宋至道中交趾酋長黎桓不順海賊頻年剽劫朝廷
加恩於桓以轉運使陳堯叟爲國信使先是將命交

躋者必贈遺數千緡桓所賦斂往往斷民手足堯叟
召其子授以朝命却其私覲及交趾民卜文勇等先
殺人亾命爲奴者鎮將藏匿凡百餘人堯叟皆搜獲
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捕送海賊爲
謝且言已勒溪洞不得騷動

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
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人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
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
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其民力能
則進不能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也

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
城而不取勤人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
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定舊賈
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
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返不戮一人

勇

春秋時晉師伐福陽荀偃士匄帥師攻偃陽親受矢

石

梁蕭衍舉兵指建康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賊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則柵中軍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士卒克獲更多

帝叡進討合淝堰淝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勝至叡隄下其勢甚盛監軍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義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植之隄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賊却城潰合淝旣平高祖詔班師去賊旣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魏中山王英征義陽傳永爲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埤連營稍進欲解城圍永乃分兵士固守營壘自將馬步騎千餘南逆仙埤賊府射永洞其左右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埤燒營卷甲而遁

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晉漢祖捫足不欲人知雖
國家一帥柰何使虜有傷帥之名遂與諸軍追之及
夜而返

唐崔義元爲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頌真舉兵反
遣其黨童文寶頌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元將督兵
拒戰時百姓訛言頌真當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
門衆皆恟懼司功叅軍崔元藉言於義元曰起兵伏
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元以爲然因命
元藉爲先鋒義元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
十餘人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元曰

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
級

嚴

漢文帝時匈奴入邊以周亞夫軍細柳營帝至軍吏
被甲銳金刃控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曰軍
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持節詔曰吾欲勞軍
亞夫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
馳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中爲動容式車曰真將軍也
魏平寇將軍徐晃旣破關於諸軍皆集太祖按行諸
營士卒咸離陣而觀獨晃營齊整將士駐陣不動太

祖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也

唐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納使者至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

前漢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守節舉邊爲引軍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騎馳射莫能中其見神如此

唐李晟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軍輒擄掠驅牛馬

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收復京城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不犯

唐長武城使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兵仗軍須無不備具

賞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及所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邾侯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家象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

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發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圍羽垓下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及聞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豨

將多降

春秋時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宋張公詠平李順之明年復有劉旰相繼叛命公命討平之旣而凱旋忽有持首級來者公曰當奔突接戰之際豈暇獲其首此必戰後所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如學士之言真神明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何嘗獲首級公乃先錄中傷之人而以持首級來者次之於是軍伍歡躍又皇祐中

儂賊叛命狄青討之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訊誠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遂大捷然則青之智識亦公之智識也後漢大將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勲勞宜賞則不吝萬金無功冀施分毫不

與

司馬懿征公孫淵既破城兵士寒凍乞襦或曰幸多故襦可賜之懿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不與木師征蜀諸將入辭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罰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焚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徇於師

晉與楚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亾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凱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計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

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以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長臨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齊景公以爲將軍捍晉燕之

師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苴旣辭與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晚至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亾其親援桴鼓之急則亾其身今卿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縣於君何爲相送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到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皆震驚於是遂擊燕燕師遁遂取所亾之地而歸

前漢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斬之奏曰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有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爲市無以帥先士大夫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入者殺臣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戒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建又何疑建由是顯名

後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陳嗣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帝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

也

吳將呂蒙圍關羽定南郡盡得羽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物蒙猶以爲紀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唐高宗文憲宗初爲右神策行營節度統諸鎮兵討西川劉闢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七箸者斬以徇初闢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已之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隋楊素爲將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而還者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時稱名將

隋契丹入寇營州帝雲起詔護突厥兵往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馬三今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

中有犯約者斬紇十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終立功焉

唐元和中王師討吳元濟賊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王智興復擊敗之於賊壁獲姜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卽斬之以徇

唐高仙芝每出征討令封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爲郎將威望動三軍常清出回諸將皆引前德詮自後走馬突常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凡經數重門德

詮旣過命隨後閉之常清離席謂曰常清起自細微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郎將何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容因令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謝於是軍中股慄

唐范希朝爲振武節度界上有党項室常交居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騎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橫暴蕃雖徇竊鼠偷必殺無赦蕃落深憚之

唐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無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宋雲州觀察使郭進在石嶺關幹敏有材善聽斷以鈞距得人情御下有方略軍政嚴肅然天性喜殺士卒少有違令必寘於法每有討伐皆奮不顧死多致克捷在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為將嚴肅如此宋馬知節徙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笞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來反為

內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又虜眾犯塞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隋杜伏威聚眾自稱總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為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以其妾徇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長驅

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日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

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叅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叅隨旣而審其許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於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旣

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

宋狄青征儂智高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廷見謂之曰君欲從青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

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止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無人得妄出入求見青者無不卽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兵彀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宋岳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

五危

齊上將單率師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吾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寇若箕修劔柱頰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單乃懼問魯連子對曰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箕立則杖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是言莫不掩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之所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勵氣

立於矢石之間引枹而鼓之狄人乃下

廉潔可辱

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

必死可殺

晉襄公以狼曠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曠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必生

晉將劉毅沂江造桓玄戰於崢嶸洲時官軍止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船側故其衆

莫有鬪志官軍乘風縱火銳進爭先玄衆大潰

必死

宋馬知節平劍州還及三泉詔與王繼恩討賊繼恩負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名還成都知節累乞師繼恩不之聽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達暮退守州廨慨然歎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卽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收兵至遂鼓譟以入賊黨敗去

廉潔

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稱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媢人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

愛民可繁

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

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險也寡人雖亾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弗重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二十二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表卒操軍至新野表子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使問琮琮令人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亾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衆去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祀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

魏書 卷後一
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
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
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食恐
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車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
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
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
大獲其人衆輜重

忿速可侮

漢王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
楚軍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大司馬

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
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至
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
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等皆自剄汜水上
司馬懿拒諸葛亮於渭南時朝廷以亮僞軍遠攻利
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
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
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
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

纂要正統 卷後一
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
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貪

南宋王玄謨爲寧胡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恐元謨又
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利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大
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

前秦苻堅遣王猛伐前燕慕容暉師次潞川燕將慕容
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度
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重火見

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川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
三軍莫有鬪志因而大敗

張燕爲巴西太守時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
餓流入漢中保於成固漸爲抄盜州刺史遣燕討之
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
密結李雄遣衆救之燕退定遂進逼漢中燕棄官而
遁

唐王佖爲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
河壩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急
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後遺之然後并

纂輯正統 卷後一
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由似
贖貨邊上至今患焉

驕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
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
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人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
可用也虢勿蓄也亟戰將饑後爲晉所滅

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
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
將驕卒隋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

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路逢高陵君曰公將見項梁
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及禍秦
果悉起兵益其將章卽夜銜枚擊梁大破之定陶梁
敗而死

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軍通守張須陀以
兵攻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
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狼可一戰而擒之公
但列陀以待保爲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
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
後掩之讓合擊須陀衆大敗遂斬須陀

春秋時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杜弢乘勝擊杜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

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軍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出侃陣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遣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未宜專任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耳若輔之以重臣當無慮也於是以韋虔爲長史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令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諫不聽

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

後周賀若惇爲驃騎將軍陳將侯瑱等圍逼湘州暹絕糧援乃令惇率步兵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惇孤軍深入欲窺取之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而敗

前秦苻堅議伐晉石越曰吳人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二之釁臣愚以爲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堅曰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遂興師苻融攻陷壽春

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犄角擒賊帥必矣堅大悅恐謝石等遁去乃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遂爲謝玄所敗

春秋時吳子諸樊伐楚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且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矯墻以射之卒

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轅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師我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旣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披甲持挺登山賊伏兵於崑石之下發

矢中之而斃

唐趙景慈領行軍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堯君素兵鋒甚銳前後遣將皆不能克景慈謂將士曰君素小盜何足經營但諸君不武耳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壕內賊於地道中出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墮馬為賊所執

唐郭孝恪為安西都護阿史那社尒既擒龜茲王孝恪守之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

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中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夾擊孝恪自為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則為胡賊之所蹂躪流矢及鉞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猶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既至西門為胡寇所殺

唐程千里有勇力為上黨郡長史天寶中賊將蔡希德數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渡橋橋壞墜坑中為賊所執

唐李仁矩昭宗時爲閬州節度董璋反率兇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儻浹旬之間大軍東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卽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旣而城陷矩被擒

將自表異

春秋時狄人伐衛戰于縈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遂滅衛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泝流奔荆州劉其將何澹之守湓口劉裕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求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之則獲因縱兵攻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然因乘勝繼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

忘玄感以數千騎乘之玄兵於是大潰

宋晉安王子勛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而死

東魏大將高歡與西魏大將宇文泰戰邙山其時泰見歡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歡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乘勝逐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

歡已逸去矣

北齊高敖曹攻後周將獨孤信於金墉城宇文泰率衆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凌陣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求繩不得拔刃剗門未徹而追至敖曹奮頭詬曰來吾與汝開國公追者斬之

唐朱泚之亂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李晟每將合戰必自表異錦衣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耳

懷光益不悅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
踏數人時陷陣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
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破衣敝甲
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
求思政會已蘇遂相持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
久方得還軍

軍政不一

春秋時楚伐鄭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
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

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
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旣及楚平桓
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隨武子曰善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不如死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
子以偏師陷子罪已甚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
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晉師濟河楚子欲
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
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

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必敗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東遷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誥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先穀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皆敗績

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燔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嚙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遠越爲帥賤而多寵

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
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
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
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
中軍從王先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
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
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
國奔楚師大潰

後漢曹操征馬超韓遂於關中始賊每一部到輒有
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
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
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
喜也

唐初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陽王道玄授山東道
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
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
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
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銳越泥濘交戰而
軍若動必陷泥濘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

利於國道玄遂為賊所擒

唐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蘇定方為前軍總管至鷹娑川突厥引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三萬餘騎續至蘇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眾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為此事自今正今可結為方陣輕重並納腹中四布隊人馬披甲

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為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為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鬪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坐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公為大將圖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蕩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回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則自作賊耳何名伐叛文度不從師還竟無功文度坐處死

練士

唐李抱真領昭義軍留後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鬪之後土瘠賦重人民益貧困無以養軍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際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案簿而試之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丁得成卒二萬不仰衣食於官府而倉庫益實乃善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冠諸軍

絕技

梁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杜崱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流矢中其目矢馬敵人交稍將至崱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崱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

唐尉遲敬德善解避稍每戰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賊稍還以刺之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稍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稍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留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稍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稍避稍

何者難易對曰奪稍難乃令敬德奪元吉稍元吉執
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稍元吉素驍勇
雖相歎異甚以爲恥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
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赴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
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
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使槍
每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背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
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
首率以爲常

唐史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
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
無強敵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
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相遇已而皆有獲虜
王敬堯魁傑沈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煨
就槍重三十餘斤摧鋒破陣率以此勝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諸將麾兵發機石攻城初帝
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空中躍其
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無不恐懼會北戎遣使
脩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袒裼鼓譟揮刃而入
跳擲承接霜鋒雪刃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懼形于色

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各呈其技賊衆乘城望之破膽

後周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宇文泰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爲著超人

激

唐安祿山反常山郡盡爲賊傷死人蔽野大將李光

弼帥本鎮兵來援親酹其屍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衆遂感動

唐李愬授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弘正遇害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於魏撫師七年一日鎮州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願効用焉

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叅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叅

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眾伐魏
叅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
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却還
道卒

唐聖曆中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
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唐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
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恐其衆懼因謂麾下曰自
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將賊兵欲耀威武故其
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戰事吾
爲諸軍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克大破之斬

其副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晉王存勗舉兵擊梁救趙進軍栢鄉五里遣周德威
先以胡騎進薄梁營梁將韓勅等精兵三萬鎧甲皆
被繒綺金銀炫耀晉人望之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
璋曰賊志在不戰欲以甲兵耀威乃耳遣存璋諭諸
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
虛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貨德威
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即日獲百
餘人賊遂渡河而退

後漢度尚爲荊州刺史討桂陽賊渠帥卜陽潘鴻等

從入山谷尚數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
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攻之而士卒驕富莫
有鬪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亾乃宣言卜陽
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
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
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
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
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代諸卿但不併功耳
所亾小小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躍尚乃令秣馬蓐食
明晨徑赴賊屯陽鴻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

大破平之

宋紹興六年韓世忠以武寧等軍節度使置司楚州
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
薄爲幄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
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楚
州遂爲重鎮

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擊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
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拊循之親與士卒同食
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

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軍靳南因而滅其國

後漢將吳漢率兵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杖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奔

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

前秦苻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暉遣將慕容評屯於潞川以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郭慶之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暉懼遣使讓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隙評又求戰乃陳於潞原而誓衆曰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不勉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願受爵明君之前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覩評之衆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思隸見與

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若之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大敗評衆俘斬五萬

戰國燕將騎劫攻齊卽墨齊將田單拒守妄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惟恐見得田單又縱反問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

卽墨人從城上遙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大敗燕師

後漢班超使西域至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其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亾之地死

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
因夜以火攻虜營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
盡也滅此虜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
營會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
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燒死

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
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
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
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勞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

而吝於賞功望士卒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
與破璋

十六國前秦苻堅爲姚萇所殺苻丕率兵伐姚萇皆
刻鋒鏝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勾刃
爲方圓大陣知其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
無前

攻心

漢王旣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而皆爲
楚歌楚人久苦征戰因敗思鄉遂潰
蜀丞相諸葛亮率衆定南夷擒夷帥孟獲七擒七縱

獲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晉大將司空劉琨守太原羣胡攻圍久未下琨計窘吹笳聲悲寥亮胡久倦征伐夜聞之愁思遂潰散後漢初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第一遣軍師皇甫文出謂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推誠

東晉盧循寇建鄴劉道規爲荊州刺史遣將軍檀道濟等赴援朝廷至潯陽爲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業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與其天將譙道福俱寇江陵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戒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有去者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悅乃使宗之居守委以

心腹率諸將破謙斬謙及荀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二志

魏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聞之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凶吉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宋元徽中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朝廷惶駭時蕭道成與褚淵等集中書省議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皆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衛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至新亭築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等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斬休範首餘賊進至杜姥宅車騎

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
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等從
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
公許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
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
劉休範父子皆已死戮屍在南岡下觀汝等名皆已
焚除勿懼也臺中遣衆軍擊平賊黨道成振旅凱入
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人也

唐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
陽銳卒三千人爲牙兵士卒不願出鄉至中路潰散

不敢歸屯於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卽疾馳赴鎮潰卒
亦已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咸令
兵士弛弓釋甲用之爲先驅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
定

五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
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爪牙熟寢經宿而還
上遂服之

後漢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
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畢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

官時僚攻圍太平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僚曰我是
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毋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
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服者十萬餘衆

唐將丘行恭大業末聚兵有衆二萬保故郡城百姓
多附之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
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
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
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師長揖行恭
呼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爲主使
天下號爲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

共謁太宗于渭北

唐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
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曠北旣親
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貴賤但存紀綱羈縻而
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
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騎推誠入其部落
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卽令
校檢代州都督儉遂觀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
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
大收其利

唐將郭元振在涼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疆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廷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

郭子儀屯於涇陽僕固懷恩率蕃虜爲寇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拒其東魏

楚王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朱元璋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我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對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背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歲遠涉而來萬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一旦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謂令公亾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

我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矢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免胄徐出而勞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義又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佳錦歡好如初

唐馬燧討李懷光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

素憚燧威名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拜燧乃諭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以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高柰何棄祖父之勲力背君上爲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俱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庭光東道旣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

唐嗣曹王李臯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

將王國良鎮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遂散財聚眾據縣以叛諸道同討連歲不能下臯受命乃曰驅疲眊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爲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必持刀殺將軍耶將軍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決臯卽日赴縣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臯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

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臯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取之具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焉

用敵人

春秋時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人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

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捍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陣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

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又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夫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亾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唐李愬討吳元濟初賊將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以爲衙將秀琳感恩期于效報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爲也祐者賊之

騎將有膽略守興橋柵嘗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今祐以衆獲麥于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傍林中又使搖旗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獲之用誠等如其言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愬致之左右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愬乃拜祐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間李光顏節制陳許賊悉以精卒抗光顏先是愬乘

其無備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
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
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正至賊境曰張柴
盡殺其戍勅士少休益治鞍鎗發刃彀弓會大雨雪
天晦凜風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險
夷張柴已東師人未蹈其境皆謂必不生還旣至張
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軍咸失
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速令進
軍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又分五百人斷朗山
路至懸瓠城夜半雪逾甚近城有鴛鴨池愬令驚擊

之以亂軍聲賊時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
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
而發其關畱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
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猶望董仲質來救愬
乃令訪仲質家資卹之使其家人持書召仲質仲質
單騎而歸愬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
濟城上請罪進誠繩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

岳飛受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
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
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

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
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
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
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
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岳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
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
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
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三十萬至矣
成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

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
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畱不八日可破賊浚
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
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
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
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
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
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
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
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

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
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
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
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
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
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
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
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
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
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

沿江之寇詔兼斬黃制置使

金撻懶在承楚欲爲久駐之基哆然有吞噬江左之
意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
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卽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
爲之其文曰招納信寶背有使押字爲號獲戎人之
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錢以
酒穀俾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執錢爲信而納
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萬人
無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良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
功爲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詭道

後周時尉遲迴作亂以宇文忻常孝寬擊之迴遣子
惇盛兵武涉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迴遣甲兵三千伏
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迴又
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迴背城結陣大戰官
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
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藉
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
迴軍大敗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

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芟靈寢於其中而逃
唐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州謂其
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
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
宜有以詐之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
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隘要
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草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
牧馬方擬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
伏兵所邀殺獲幾盡自是糧運無敢近者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相州陳將侯瑱

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遂卽遣之瑱等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之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投瑱瑱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壹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

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亾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扞擊并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船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卽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勿之

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將皆委任奔走

梁武帝爲雍州刺史日招聚驍勇以萬數因命案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十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若山阜皆未之用中兵叅軍呂僧珍獨悟其旨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爲船艦葺之以茅并卽辦衆軍皆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出入臥內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請多造船須船旣多賊必防礙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渚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飼以平陳爲名賊必懼而求馬以戰密敕刺史令私賣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并當死盡終不爲彼用陳主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旣多方覺不便而止高頴請所博得造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采蓮遊遨爲名造船做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權奇

唐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互市時卽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在河隴又奏請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賴其用焉

唐北狄薛延陀發同羅僕骨回紇等衆合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薛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乃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

喪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勅思摩燒籬秋草延陀糧肉日盡野無所獲頃有偵者來云其馬畜齧噉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犄角思摩不須前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

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任圍寧呂蒙往救之乃命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卽交戰所殺過半賊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春秋時邾人城翼將還自離姑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大夫徐鉏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

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人帶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於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

宋岳飛與兀朮戰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

魏曹操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面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遂及前水梁庾城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郡時糧儲寡少人懷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遂安虜退宋將宗慤征林邑逕入象浦有渠南來注浦宋師逼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渡以其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勵彼已破膽以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伏百獸乃製其形與象

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慤率兵直渡渠奮擊其衆奔散遂克林邑

隋將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於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詐爲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奮擊大破之

魏司馬懿帥師拒諸葛亮于渭南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吳將賀齊討黥歙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

其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逕路阨狹不容方楯賊
臨高下石不得仰攻軍住經月將吏患之齊身出周
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
不備處以戈拓山爲緣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懸
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
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爲大軍悉已得上驚懼
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
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
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
威敵夫金有刃虽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

毒之虫彼必無能爲也遂伐木爲楛列陣四面羅列
俱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
而降之

夷尚鬼宋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
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青遽爲駐節而禱之因
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
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左諫止儂不如意恐不
免沮師青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條一擲則百錢
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野青大喜顧左右取百
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復手

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
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
乃兩字錢也

宋种世衡居西邊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
為邊患世衡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
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
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有負銀鼓隨者併力
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

宋周虎者據蕪湖縣邵青以舟船至蕪湖縣乃遣人
與戰一日七敗叅議魏曦以小舟觀戰江中既而告

青曰吾知所以敗亦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軟纏與
我之號一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
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眾皆作鑽風角子俄附
墨而行遇戰則去其紅巾惟見鑽風角子又用墨抹
搶子眼下如伶人雜劇之戲者及口吹叫一戰勝周
虎無餘青遂駐于蕪湖

唐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卷後一

氣...
 子...
 墨...
 其...
 其...
 青...

三三

